

申报馆旧小说的刊刻

薛润梅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申报馆作为一家民营出版机构,在赢利为目的的前提下,刊刻了大量的旧小说。在小说禁令森严的情况下,申报馆大量刊刻旧小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利益的驱使,还有很多其他主客观因素。申报馆旧小说刊刻的成功,与其进步的小说出版理念和对刊刻书稿的慎重选择有很大关系。申报馆的旧小说刊刻给其带来了极大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对当时其他出版机构的小说刊刻、小说家的创作、新式稿酬制度和出版制度的创立、规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申报馆旧小说的刊刻,对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转型及出版制度的规范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申报;申报馆;旧小说;刊刻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0)05-0063-07

doi:10.19742/j.cnki.50-1164/C.200507

从同治十一年(1872)十月申报馆文艺期刊《瀛寰琐记》创办,到民国元年(1912)十月史量才成为申报馆主人期间,申报馆刊刻了大量的旧小说(本文所说的申报馆还包括申报馆附属的出版机构申昌书局、点石斋书局、图书集成印书局、集成图书有限公司,及申报馆创办的三种文艺期刊《瀛寰琐记》《四溟琐记》《寰宇琐记》)。旧小说的刊刻给申报馆带来了巨额利润,为申报馆的发展、壮大产生了较大的积极影响。对申报馆旧小说的刊刻,目前学界已有研究。这些研究有的就申报馆刊刻的旧小说中的史料展开论述,代表性论文有张天星《晚清〈申报〉刊载的湖北省禁毁小说戏曲史料》^[1];有的就申报馆发行的旧小说搜书、征文广告展开论述,代表性论文有刘颖慧《报刊搜书、征文广告对晚清小说创作的影响——以早期〈申报〉所载小说广告为中心》^[2];另文娟的专著《结缘与流变——申报馆与中国近代小说》对申报馆旧小说的刊刻也有谈及。这些论文和专著对申报馆旧小说的刊刻做了较为深入的论述,其多就申报馆旧小说刊刻的某一点深入研究,或论及申报馆与近代小说中对申报馆刊刻的旧小说略有谈及,而对申报馆旧小说刊刻的具体情况论述很少,所以本文主要就申报馆旧小说的刊刻情况、原因、影响等问题展开论述。

一、刊刻情况

申报馆最早刊刻的旧小说登载在其文艺副刊《瀛寰琐记》上。继《瀛寰琐记》之后,申报馆又相继创办了文艺期刊《四溟琐记》和《寰宇琐记》。从同治十一年(1872)十月《瀛寰琐记》创刊,到光绪三年

收稿日期:2020-05-26

作者简介:薛润梅(1982—),山西吕梁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在读博士。

(1877)一月《寰宇琐纪》终刊,三种“琐纪”刊登的笔记小说数量分别是《瀛寰琐记》一百零九篇,《四溟琐纪》三十三篇,《寰宇琐纪》二十篇,共刊载笔记小说一百六十二篇。^{[3]67}

申报馆刊刻的第一部通俗旧小说是《儒林外史》,同治十三年(1874年)九月二十七日,《申报》上刊登了《新印〈儒林外史〉出售》的广告。申报馆初刻的《儒林外史》定价是每部五角,共刻一千部。由于这部小说内容雅俗皆赏,用铅印技术印刷而成,印刷质量较好。且在印刷时,申报馆考虑到读者的阅读习惯,将版身由大变小,方便读者携带。所以这部《儒林外史》的销售情况很不错,一千部作品“不浹旬而便即销罄,在后购阅者俱以来迟弗获为憾”(《申报》,光绪元年(1875)四月十五日)。刊刻《儒林外史》的大获成功,使“申报馆主人美查更坚定了充分利用申报馆的印刷优势出版中国小说的决心,彻底促成了申报馆小说出版方针的转变”^{[3]105}。继《儒林外史》之后,申报馆又陆续刊刻了大量的旧小说。从同治十三年《儒林外史》刊刻开始到光绪十五年(1889)美查回国,申报馆刊刻的旧小说共计四十八种,其中通俗小说二十七部,笔记小说二十一部。^{[3]129}随着光绪十五年十月美查变卖申报馆资本回国和《申报》总主笔的更换,申报馆的旧小说刊刻活动逐渐进入低迷状态。从光绪十五年美查回国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申报》大变革为止,申报馆新刊旧小说共二十种,其中十种^{[3]146}为图书集成局代文渊书房、三友书屋、观澜阁书庄等书局和个人印刷出版的作品。光绪三十一年(1905)《申报》大变革之后,小说唤醒民众、拯救国家的社会功能逐渐被各出版机构重视,申报馆紧跟时代步伐,把出版的重心放在了新小说和翻译小说上,对传统旧小说不再予以重视。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到宣统三年(1911),由申昌书局、点石斋书局、图书集成印书局、开明书店四者组成的集成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小说三十八种,其中原创创新小说二十六种,翻译小说五种,旧说部仅七种。^{[3]175}

可见,同治十三年申报馆刊刻《儒林外史》的成功,促成了申报馆旧小说的大量刊刻。从光绪十五年年开始,申报馆旧小说的刊刻开始走下坡路,旧小说逐渐被新小说所代替。

二、刊刻原因

《申报》创刊之时对小说作品并不重视,最先刊登的几篇作品也全是翻译小说,为什么申报馆后来又非常重视旧小说的刊刻呢?笔者认为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申报馆的办报宗旨与小说理念的革新是申报馆旧小说刊刻的重要理论基础。美查开办申报馆的主要目的是赚钱,他曾在《本馆作报意》表示:“若本馆之开馆,余愿直言不讳焉,原因谋利所开者耳。”(《申报》,光绪元年(1875)十月初四)由于广大读者对异域文化不太了解,申报馆初创之时刊登的翻译小说,读者读起来到底有些隔,所以增添小说专栏初期,《申报》的销售量增加并不大。第一部通俗小说《儒林外史》销售的成功,使申报馆觉得刊刻旧小说很是有利可图。同时后期申报馆的小说观也与初期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瀛寰琐记》上刊载的蠡勺居士的《〈听夕闲谈〉小叙》,可以明显地说明这一点。这篇小叙对小说的存在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指出小说极大的教育功能,和“其感人也必易,而其入人也必深矣”^{[4]661}的特点,并发出:“谁谓小说为小道哉”的质疑。在这样的办报宗旨和小说理念下,申报馆的旧小说刊刻逐渐繁荣起来。

石印技术的引进为申报馆旧小说的大量刊刻提供了技术条件。申报馆是上海较早采用铅石印刷术的报馆,也是上海最早采用此种印刷术印刷小说的报馆。光绪四年(1878),申报馆又引领出版业的新潮流,从外洋购置照印字画新式机器一副,创办点石斋石印书局。采用先进的铅石印刷术印刷的小说作品,字迹清楚,图像工致,深得读者的喜欢。同时,采用先进的铅石印刷术印刷书籍,大幅度提高了申报馆的印刷速度,这使得申报馆及其附属的出版机构出现了部分剩余劳动力。美查选择将这些剩余劳动

力用于出版旧小说书籍,这样既可以调剂报馆的剩余劳动力,又可为报馆赢得一定的经济收入。印刷速度的提高,也使申报馆出版的报刊、书籍的成本逐渐降低,报刊、书籍的售价也相应逐渐降低,使得有能力购买申报馆出版小说的读者越来越多。

申报馆主人的洋人身份及申报馆所处上海租界,为申报馆旧小说的大量刊刻提供了较为优越的环境。有清一朝,在禁书方面不遗余力,清太宗尚未入关就颁布了《禁议野史》的禁令,此后全国及地方性的禁书令多如牛毛。甚至就在《申报》创刊前两个月,清政府还颁布了“军流徒不准减”等条款一百四十六条,就明确规定“造刻淫词小说及抄房捏造言词录报各处,罪应拟流者”^{[5]25}。《申报》创刊两年后的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二十三日,清廷又重审“军流徒不准减”等条款。然而,《申报》是外国人办的报纸,申报馆又地处上海公共租界内。由于国势衰微,清廷对于在华的外国人及公共租界的控制和管理权力十分有限。租界内的很多政务都被外国人操纵,中国政府无权过问。借着外国人身份及租界的保护,大清的小说禁令及报律对申报馆的约束相对较少,这给申报馆大量出版旧小说提供了很多便利。

申报馆主人美查敏锐的办报直觉,进步的文学观、价值观也对申报馆大量刊刻旧小说产生了积极影响。申报馆刊刻的第一部图书《文苑菁华》,销售成绩不甚理想,这使美查意识到将那些毁于战争的中文书籍出版应该是江南地区书商们的努力方向。美查来中国多年,他对中国士人的心态已比较了解。美查知道中国士人大都有“游丝竹素,发为著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者,百世之后,犹动人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心”的思想,美查希望自己能“一一有以传之”,于是大量刊刻文人作品便成为申报馆的重要任务。另美查在办报之初,也说他办报“不敢自夸惟照义所开,亦愿自伸其不全忘义之怀也”(《申报》,光绪元年(1875)十一月初四),可见他办报还是利义并重的。蠡勺居士感叹小说非小道,这也使美查意识到申报馆刊刻中国小说的必要性,他真诚希望所办的报纸能有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

正是在义利并重的办报宗旨、重视小说社会价值的理念的引领下,美查进步文学观、价值观的影响下,申报馆充分利用其现有的技术优势、身份优势、地理优势,刊刻出版了大量的旧小说作品。

三、刊刻理念

美查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也是一位喜欢并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通”。美查曾宣称他办报除了谋利,还有使中国“除其弊,望其振兴”(《申报》,光绪元年(1875)十月十一日)的目的。面对专制黑暗的中国政府,他也屡次告诫《申报》的主笔们:“甚勿评品时事,臧否人物,以纓当世之怒,以取禁止之耻。”^{[6]1}再加当时森严的小说禁令和刊刻《儒林外史》的大获成功,这些使申报馆形成了独特的旧小说出版理念。根据《申报》上刊载的小说理论文章及旧小说出售广告,我们可将申报馆的旧小说出版理念概括为四点,即雅正、奇丽、生趣、启智。

因刊刻淫词小说是清廷明令禁止而且处罚极重的,所以雅正成为申报馆刊刻旧小说的首要标准。为了表明自己不违宪禁的态度,申报馆特地在《申报》上刊载了兢惕子的《劝毁淫书》(《申报》,光绪九年(1883)三月初八)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明确指出淫书对社会人心的极大破坏性,发出了“作淫书者之罪上通于天”的感叹,同时希望政府严厉禁止淫书的刊刻,百姓能劈其版、毁其书,并将淫书之害竭力加以宣传。这篇《劝毁淫书》可以看作是申报馆对清廷小说禁令的应和。正是以此为掩饰,申报馆的小说出版活动才稍为自由一些。几千年来,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雅正是儒家的主导思想之一,所以申报馆在很多旧小说的出售广告中,也经常竭力宣称该小说的雅正特色。如《申报》登载的《〈荡寇志〉出售》(《申报》,光绪九年(1883)五月二十四日)中,就称此部小说的卖点之一是“其笔墨之简洁,命意之纯正,不但直逼前传,而且足以阐发前传之所预言”。

读者阅读传统通俗小说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搜奇猎异,申报馆为了扩大其刊刻书籍的销售量,总是想方设法满足读者的这种精神需求。所以奇丽之作也成为申报馆出版旧小说的一个重要选择。如《新印〈后水浒〉出售》(《申报》,光绪三年(1877)二月二十八日)中,就称这部作品“叙述一百八人之结局,别开生面,都非常人梦想所能及”。在《新印绘图〈封神演义〉告成》(《申报》,光绪十五年(1889)八月十五日)中,也称这部作品“巧思独运,妙想天开,觉事事皆在人意计之中,实事事皆在人意计之外”。两则小说广告全都强调该小说的新奇独特。

充满活泼生活趣味的小说作品,深得市民群众的喜欢。申报馆出版旧小说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赢利,所以市民群众的这一特殊阅读爱好,申报馆不得不重视。《申报》刊登的很多旧小说广告,都强调该小说的趣味性。如《新印〈何典〉出售》(《申报》,光绪四年(1878)十一月二十一日)的广告中,称这部作品“说鬼话而颇有鬼趣,其辞句则吴下谚语居多,阅之实堪喷饭。”《〈青楼梦〉出售》(《申报》,光绪五年(1879)正月十八日)的广告中,说这部小说“意旨显豁,无沉闷繁冗之病”。《〈后西游记〉出售》(《申报》,光绪六年(1880)十一月初八)广告中,也说这部作品“《记》中所载,类近嬉笑怒骂,为诙谐之笔,为棒喝之经”。全都强调这些作品内容、语言的生动活泼。

申报馆从创立之初就给百姓树立了一个救民水火、为民造福的正面形象。另外,读者阅读旧小说除了娱乐,还有获取知识的需要。所以申报馆在旧小说的刊刻上,既要考虑其娱乐性,希望读者能从中获得审美的享受,还要考虑其思想性,渴盼其刊刻的作品能增加读者的学识,提升读者的思想。申报馆对于刊刻的旧小说,也很重视小说的这一特性,如《续异书四种出售》(《申报》,光绪三年(1877)八月二十九日)广告中称:“广漠散人之《妒律》,足以褫妒妇之魄,《芙蓉外史》之闺律,足以警荡子之心”。强调该小说极强的教育性。《〈镜花缘〉出售》(《申报》,光绪六年(1880)十一月二十八日)广告则称赞该小说:“虽曰稗官小说,实足以益人神智”,盛夸该小说丰富的知识性,以吸引读者。

在雅正、奇丽、生趣、启智这样的刊刻理念的影响下,申报馆刊刻的旧小说大都思想进步,内容生动,通俗有趣,知识性强,深得市民群众的喜欢。

四、书稿类型

为了谋取巨利,美查及其编辑们可谓费尽脑汁,他们在旧小说书稿的选择上,用了很多心思,付出了不少努力。申报馆刊刻的旧小说的书稿类型,根据其刊刻情况,主要可以分为两种,即已刊之作和未刊之作。下面分述之。

(一)已刊之作

申报馆刊刻的旧小说原稿,已刊之作主要包括已有刊刻但印刷质量不高的作品,和已有刊刻但因各种因素致使原版久毁的作品。

申报馆在刊刻旧小说之初,往往选择那些原来为木刻印刷,但质量较差的作品来刊刻。申报馆也以其刊刻作品较高的印刷质量和丰富精致的插图,作为主要卖点。如《〈后西游记〉出售》(《申报》,光绪六年(1880)十一月初八)中称:“是书坊本漫漶,兼多讹误,本馆仿用活字版重为排印,校对详慎,装订精工”。《镜花缘》是申报馆的已刊之作,但首次印刷时为节约成本,印刷相对简单,后来申报馆又在原版的基础上深加工,插入大量精美插图。《石印绘图〈镜花缘〉出售启》(《申报》,光绪十四年(1888)四月二十九日)就大赞该小说丰富精妙的插图,“本斋更倩添毫妙手,逐回摹绘成图。版印精工,不惜资本”。正是依靠书籍较高的印刷质量和精美的插图,这些曾经风行的作品重新获得畅销。

申报馆工作人员在刊刻书籍的选择上,把“物以稀为贵”的经商哲学用得恰到好处,他们深知刊刻

珍稀旧本大有利可图,所以刊刻了不少已有刻本但原版久毁的作品。有的已有刻本、原版久毁的旧小说,其书稿民间少有,为了得到这类书稿,申报馆可谓煞费苦心。如为了得到《三宝太监西洋记》的初印稿,申报馆特地派人去湖南寻觅,然后将其用活字排版。为了得到《快心编》的书稿,申报馆花费更多。《新印〈快心编〉出售》(《申报》,光绪元年(1875)十一月十三日)广告称:“本馆近从东洋够得《快心编》全帙,计共十六册。原自中国流传而去,但其板早经毁失,即东洋亦无翻刻。故特携回,用活字版排印,缩成十本”。不远千里去东洋购买此部小说书稿,可见申报馆刊刻该书的高昂热情和美查对其刊刻旧小说事业的执着。

为了吸引读者购买书籍,申报馆对有些已有刊刻但原版久毁的作品,再次刊刻时还做了一番精细的加工装饰。如《增像〈三国演义〉出售》(《申报》,光绪十四年(1888)三月三十日)的广告称《三国演义》尽管早有刻本,但原版已不可得,申报馆再刊时除详加校对,还“倩工于写生者,绘成绣像一百四十余幅,冠诸书首,每回则各绘其中事实,分钉卷中”,且选用上等白纸,还给书外加上红木夹板,俨然是一件装帧精美的艺术品。

另还有一些旧小说作品曾在报纸、期刊上连载,申报馆也会选择将其结集成书出版。如王韬的《淞隐漫录》最初在《瀛寰琐记》上连载,后点石斋书局将其全书刊刻,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也是曾在其自办期刊《海上奇书》上连载,后由申报馆结集刊刻。

(二) 未刊之作

申报馆刊刻的旧小说,从未刊刻的作品主要包括两种,即向无刊版、不传于世的文人旧作和近时文人新创、首次刊刻的作品。

木版印刷成本较高,致使古代很多文人的小说作品未能刊刻出来,自然这些作品流传不广。申报馆敏锐地注意到这部分作品,所以在征稿启事中多次请求那些拥有“已成未刊之著”的“远近君子”,把他们的作品拿出来,申报馆会为其刊刻。光绪元年(1875)九月二十日《申报》的一则《觅书》广告中就说:“如远近君子有已成未刊之著作拟将问世,本馆愿出价购稿,代为排印,抑或俟装订好后,送书数百部以申酬谢之意亦无不可,总视书之易售与否而斟酌焉。”对于书稿主人来说旧稿不费分文就可刊刻,且可得到申报馆的购稿补偿,自己的作品还可广泛传播,何乐而不为,所以申报馆通过搜书、觅书广告得到了不少这样的未刊之作。《笑史》《茶余谈荟》等就是这样的旧小说作品。

申报馆为了使自己刊刻的作品更能吸引人,还把文人新创的旧小说作品及时刊刻发行。如申报馆创立之初发行的三种“琐纪”上刊载的大量笔记小说,除了部分是编辑从前人笔记中摘录的,大部分的作品则是当时文人独创而成。申报馆后来刊刻的《青楼梦》是由洞庭慕真山人“甫脱稿”不久,就被申报馆刊刻发行。《夜雨秋灯录》未及刊刻,作者宣鼎就不幸病故,申报馆深表遗憾之时,也将此部小说及时刊刻。同时为了鼓励文人新创小说,申报馆还向文人约稿,并给予一定的稿酬。王韬的《淞隐漫录》就是申报馆向王韬的约稿之作,后来当《淞隐漫录》停刊的时候,王韬哀叹万千:“然韬月中之人,又少佛饼四十枚矣!”^[7]

申报馆在刊刻旧小说时,对书稿的选择颇费心力,且为了得到珍贵的书稿不惜重金去购买、寻觅,《申报》刊登的众多报酬较高的征稿启事,使很多早已完成的作品得以首次刊刻,也促使很多新创之作得以及时面世,一定程度上,这都为申报馆旧小说的良好销售提供了保证。

五、刊刻影响

申报馆大量刊刻旧小说的活动,在小说界和出版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给近代小说史和出版史涂上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

申报馆旧小说的大量刊刻提升了小说的地位。申报馆勇敢地冲破当时政府的小说禁令,最早刊刻旧小说。其行为为其他书局和个人的旧小说出版产生了先导性的影响。申报馆出版旧小说的活动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更是加速了其他书局和个人的旧小说出版热潮。申报馆及各书局大量刊刻旧小说的行为,使得小说深入人心,原来被视为小道小说的地位,在人们心中迅速提升。以致1902年当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的主张时,人们并不觉得不可思议。小说地位的提升,使得阅读小说成为人们重要的消闲、娱乐方式之一。这也为申报馆及其他书局新小说的刊刻准备了条件。

申报馆刊刻的很多旧小说,成为后来小说家创作时借鉴效仿的对象。近代申报馆刊刻的一些旧小说作品,深得市民群众的欢迎,这些小说作品在题材内容、叙事模式等方面的独特之处,往往得到后来作家的借鉴和效仿。如《儒林外史》“一气相生,而又无淫乱语”,其结构“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其手法“戚而能谐,婉而多讽”^{[8]156-157},深得读者喜欢,申报馆曾将其作为小说征求的标准,所以后世作家对其多有效仿。韩邦庆就曾声称其创作的《海上花列传》一书“全书笔法自谓从《儒林外史》中脱化出来”。赢得巨大声誉的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其笔法、结构也是效仿《儒林外史》而成。另《镜花缘》的游记体笔法,也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学习模仿。

申报馆旧小说的刊刻也推动了现代稿酬制度的建立。申报馆创办之前,作家要出版其作品,往往要给书坊交大笔费用。申报馆首开免费为文人发表作品的先例,这对稿酬制度的建立起了一定的影响。申报馆刊刻旧小说时,发布的征稿、觅稿启事,更是极大地推动了稿酬制度的建立。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初五的《申报》上,申报馆刊登的第一则书籍征求广告中就说:“其原本自必珍惜保护,不使伤损,竣工后封识缴还,并可奉赠新书,以为分贻亲友之用”。用赠书来做原稿的报酬。后来《申报》又刊载出价购稿的《觅书》广告,甚至重金购买了《快心编》《后水浒》等旧小说的原稿,还对《申报》上刊载的原创笔记小说也开始付酬,小说书稿的价值日益得到重视。

申报馆旧小说的刊刻对规范版权制度也深有影响。在申报馆刊刻旧小说的影响下,出现了各书局小说出版的热潮。激烈的竞争,使得盗版蜂起,其中既有整书盗印,还有图像盗印,同书异名、篡改回目、增入序跋等各种小说出版的恶劣现象时有发生,小说出版环境一度非常糟糕。面对旧小说刊刻中普遍存在的盗版现象,各书局、报馆为了尽量避免自己的损失,采取了增加防伪标识、加盖印章等措施,有的书局还会把自己出版的正版小说到有关部门存档备案。后来书业公所还组织了书底调查,各书局、报馆的书底也到有关部门登记存档。在与盗版的斗争中,近代版权制度初步建立,并逐渐规范。

正是在申报馆和各书局大量刊刻旧小说的影响下,小说的地位得到提升、小说创作显示出新特点,新式的稿酬制度、版权制度也逐渐建立并明细化。申报馆引领的各书局旧小说的刊刻,使有些稀世小说得以重新面世,有些时人的优秀旧小说得以及时刊刻,这对我国旧小说的保存和传播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申报馆作为一家民营出版机构,充分利用自己特殊优势,选择刊刻了大量旧小说。申报馆私人办报的性质、进步的小说刊刻理念,及对刊刻旧小说的慎重选择,使其刊刻的旧小说质量较高,深得读者喜欢。申报馆旧小说的刊刻,不仅给申报馆带来了巨额利润和较好的发展机会,一定程度上也对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转型和出版制度的完善和规范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参 考 文 献]

[1] 张天星. 晚清《申报》刊载的湖北省禁毁小说戏曲史料[J]. 武汉文史资料, 2013(4).

- [2] 刘颖慧. 报刊搜书、征文广告对晚清小说创作的影响——以早期《申报》所载小说广告为中心[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2014(2).
- [3] 文娟. 结缘与流变——申报馆与中国近代小说[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4] 黄霖, 罗书华. 中国历代小说批评史料汇编校释[M].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
- [5] 陈大康. 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6] 宋军. 申报的兴衰[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 [7] 张敏. 晚清新型文化人生活研究——以王韬为例[J]. 史林, 2000(2).
- [8]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Publication of Ancient Novels of Shen Newspaper Office

Xue Runmei

(College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00234, China)

Abstract: On the premise of getting much more profits, as a private publishing organization, the Shen Newspaper office published a large number of ancient novels. Under the strict ban on publishing novels, there are many reasons of the Shen Newspaper office to publish ancient novels. Besides the drive of profits, there are many other reasons. The great success of the Shen Newspaper office' ancient novels' publication had much relation with its progressive novels publishing concepts and the careful selection of the printed manuscript. The ancient novels publication brought great opportunities to the newspaper office, and also had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ublication and creation of novels, the establishment and standardization of new payment system and publishing system. The ancient novels' publication of the Shen Newspaper office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th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novels with the improvement and standardization of the publishing system.

Keywords: Shen Newspaper; Shen Newspaper office; ancient novels; publication

[责任编辑:孟西]